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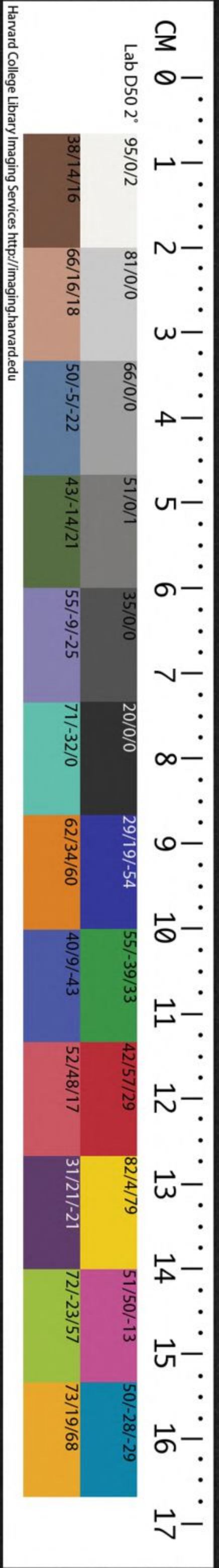
卷二十一之二十六



29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北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燕鳳

許謙

崔宏

子浩

張袞

弟恂

鄧彥海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諱

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國代謂城

人曰鳳不來者將屠之代人懼遂送鳳昭成待以賓禮

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常使苻

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丈驅馳若飛主上雄雋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于苻堅曰代主初崩臣

子亡叛遺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爲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禦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及道武卽位歷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器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勳賜爵平舒侯卒子才襲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學建國時

將家歸附昭成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弟行唐公洛鎮

北史卷二十一 列傳 二
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
以爲右司馬與張袞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
武使謙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
武命謙爲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謙爵
關內侯寶敗佛嵩乃還及慕容垂死謙上書勸進并州
平以謙爲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卒贈幽州刺史高陽
公諡曰文子洛陽襲爵明元追錄謙功以洛陽爲鴈門
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
北地公卒諡曰恭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祖

悅仕石季龍位司徒右長史父潛仕慕容暉爲黃門侍
郎並以才學稱宏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牧
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
入爲賓友衆務脩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爲太子舍
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
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爲丁
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
不因扶搖之勢而與鷓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爲
吏部郎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雖在
兵亂猶厲志篤學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

征慕容寶次中山棄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國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旣隆萬國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國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道武從之

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歷問故事宏應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徙人不能自進者給以車牛遷吏部尚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及置八部大人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無車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嘗諤忤旨

亦不諂諛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也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嘆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卽位清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長孫嵩以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案之帝稱其平當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詔徵

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武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爲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群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

北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
膽也宜得大將素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太常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諡文貞公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廷

北史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長孫嵩

五世孫儉儉子平

長孫道生

玄孫幼熾弟晟

兕兕子熾從弟紹遠

紹遠子覽

長孫肥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

北史卷二十二 列傳
原時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于烏渥稱
逆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僂俛
從之見道武于二漢亭道武以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
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
州刺史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元卽位山陽侯奚斤北
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
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
諸軍事傳詣平原緣河北岸列軍次于畔城軍頗失利
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酈酒及江南食物
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敕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

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
峭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
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
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臯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
潰裕剋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
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
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爲左輔太武卽位進爵
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
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爲患蠕
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

北齊書卷二十二 死傳 二
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
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
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
殘害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
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
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而寇
危道也帝乃問幽徵於天師寇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
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
污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輦
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

八十諡曰宣王後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廷
子頽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
罪黜爲戍兵後復爵薨諡曰安王子敦字孝友位北鎮
都將坐贖貨降爲公孝文時自訟先世勲重復其王爵
薨諡簡王子道字念僧襲爵久之隨例降爲公位左衛
將軍卒諡慎子悅襲爵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爲公位
光祿少卿卒諡司空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
史父馘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儉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
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

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東夏州防城大
都督從爾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周
文臨夏州以爲錄事參軍事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
周文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
留儉爲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別封信都縣
伯渭州刺史爾朱渾元奔東魏後河渭間人情離隔刺
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騎冒難赴之復隨機
安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
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歸附
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荆襄初附

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東
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爲百姓所訟推按獲
實儉卽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璨
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
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
羣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
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
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無虞人
安其業吏人表請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
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

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羣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爲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口曰吾所不能測也

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荆襄等三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內懷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命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周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冢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勳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陝州總管七州諸軍

事陝州刺史儉嘗請闕奏事時大雪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其謹慤若此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斂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並奉行之又遺啓請葬周文帝陵側并以所賜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加涼瓜等十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追封鄆國公諡曰文荊州又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詣闕請爲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鄆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宏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遷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

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脩次子隆位司金中大夫從長潮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

平字處均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爲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京官屬以平爲少司寇與宗伯趙芳分掌六府隋文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時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

平代之爲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
執弼送京師隋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
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人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
以下貧富爲差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帝深嘉
納自是州里豐衍後轉工部尚書名曰稱職時有人告
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
曰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
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恐百代之後有虧聖
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後突厥
進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

宣諭令其和解平至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
百疋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譴以尚書檢校
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
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爲相州刺史甚有
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鍪甲
家上怒免之俄兩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
太常卿吏部尚書卒官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
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吊平以師孝爲勃海郡主
簿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爲王世充所害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道武愛其慎重使掌機

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明元卽位除南
統將軍冀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明元切責之以舊
臣不加罪黜太武卽位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從征蠕
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漢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赫
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前驅遂平其國
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
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
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
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諡曰靖道生廉約身爲三司
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郭泥數十年不易時人

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
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強寇
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
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爲將有權略
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
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爲三公
當世以爲榮子旒位少卿早卒旒子觀少以壯勇知名
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爲公帝以其
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西大將軍假司空督
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師拾寅遁藏焚其所居城

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觀司空討降之後爲征南大將軍薨諡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

子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爲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爲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邃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旣總強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

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脩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酈道元爲行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沱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脩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鎮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雒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復以承

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有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脩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實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

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况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離州平除離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

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尉公錄尚書事
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尔朱使承業入洛
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
封開國子承業表請廻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
暉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
武帝入關承業時鎮武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尚書
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
州諸軍事雖州刺史謚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鬪雞走馬
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
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

十餘歲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
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
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彥本名雋
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
武構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恒農以爲心
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
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
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
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
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

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
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
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
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
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啟捨汎階十七級爲子義貞求官
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勳封平原縣伯
義貞弟兄字若汗性機辯強記博聞雅重賓游尤善談
論從魏孝武西遷別封鄴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刺史並有能名襲爵平
原縣公卒子熾嗣

熾字仲光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建德初
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爲通道館學士熾應
其選隋文帝作相自御正上士擢爲丞相府功曹參軍
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拜儀
同三司及帝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卽授內史舍人
上儀同三司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累遷
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
部侍郎大業中歷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
令熾擊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帝幸
江都宮留熾東都居守攝左候衛將軍卒官諡曰靜子

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年十八仕周爲司衛上士初未知名惟隋文帝一見深異焉謂曰長孫武藝逸羣又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及突厥攝圖請婚周以趙王招女妻之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之獨愛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鵑飛而爭肉因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鵑相獲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莫昵近之以學彈射

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焉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還拜奉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賀敦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脩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

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
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
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
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
則攝圖廻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
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
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
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
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
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及問旣行果相猜貳授

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
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
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
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
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廻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
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
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
便卽致敗此乃突厥之耻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
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
因此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

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
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
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
隨晨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
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
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
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強攝圖又遣使朝貢公
主自請改姓乞爲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晨副虞慶則使
于攝圖賜公主姓爲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
肯起拜晨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

敢違意但可賀敦爲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
敬婦公攝圖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使還
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晨
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爲葉護
可汗處羅侯因晨奏曰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
山谷間當取之以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
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
示百姓上問晨晨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
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
侯死遣晨往吊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

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脩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洩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

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迎女以宗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

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然何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晟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

光照數百里天猶霽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爲意彌且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歸者旣衆雖在長城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間

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
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部
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
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
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
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
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
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
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
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言

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
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
三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
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
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
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送染
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
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
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
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來降附達頭

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
遇文帝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
衛知門禁事卽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
官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
以子行布在途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也於
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
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
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
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
歲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

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曰國家法
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
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
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
不知法耳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
放効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
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益喜焉後除淮
陽太守未赴任復爲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
悼惜之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
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爲朝士

所稱大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諡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碩歎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

薛封東阿縣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爲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其容止堂堂足爲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周閔踐祚復封上黨郡公初紹遠爲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鍾不調每恒恨之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雖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爲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

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
方當降物和精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
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俄改授禮
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呂加大
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
爲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爲昔者大舜欲聞七
始下泊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黃鍾以爲正調之首
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
聞厥理且黃鍾爲天大呂爲地太簇爲人今縣黃鍾而
擊太簇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

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
縣黃鍾而擊太簇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從此而議何
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爲作巫音齊之
衰也爲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
稱爲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
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
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爲宮
大呂爲角此則大呂之用宛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
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
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

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爲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大簇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爲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爲君則陽之正

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爲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爲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旣清且韻妙合真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爲數焉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爲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爲小宗

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
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爲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
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脩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
八之典且黃鍾爲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
案周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
願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
七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
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
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
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塗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

專用于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
易之典其縣八筍簴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
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
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
爲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
吾旣爲人臣義無寢默必與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
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
二八倕氏之鍾十六母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
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照爛典章揚摧而言足
爲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帝接統玄精秦漢以還獨爲

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獨鄙之而况陛下以臣自
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
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諡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
覽嗣

覽字休因性弘雅有器度喜愠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
曉鍾律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明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爲
師表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公卽位是爲武帝超拜
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
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嘆之覽初名善帝謂曰
汝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

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公武帝崩受遺
輔政宣帝時位上柱國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隋文
帝爲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爲
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
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欲乘釁滅之監軍高頴以禮
不伐喪乃還文帝命覽與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
充左僕射高頴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
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
寒心爲臣若此竟何情賴朕與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
逾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侍太子宜數參見之柱臣

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爲蜀王秀納
覽女爲妃後爲涇州刺史卒官子洪嗣位宋順臨三州
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
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
侯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涇二州
刺史以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
周文及羣臣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
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
人次云匡救其惡旣出西閣周文深嘆澄之合機而譴

其次答者周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
爲玉壁總管頗有威信卒於鎮贈柱國諡曰簡自喪初
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
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爲上所
追惜如此子嶸嗣旒弟禮少以父任爲散騎侍郎與襄
城公盧魯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
親近吾祖子在我左在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二以選內侍少有雅度果
毅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侍從禦侮左右帝
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屢有軍功後從

平中山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趙準爲主妄造祆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準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爲長史據關城連引下零殺害長吏肥討破準於九門斬仇儒禽準詔以儒肉食準傳送京師輟之於市夷其族除肥兗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爲前鋒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兗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元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諡

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爲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卽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卽位封平陽王蠕蠕大檀之入寇雲中大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州討大檀大檀北遁追擊剋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破之翰清正嚴明喜撫將士薨太武爲之流涕親臨其喪喪禮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諡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降爲公位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寬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贈吳郡諡恭陪葬金陵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嵩寬厚沈毅任重王室
 歷事累世邈爲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美矣儉器識
 明允智謀通贍堂堂焉有公輔之望蹇蹇焉有王臣之
 節而處朝廷之日少在方岳之日多何哉平識具該通
 外內流譽取諸開物成務蓋亦有隨之榘桷也道生恭
 慎廉約兼著威名見知明主聲入歌奏二公並列暉炫
 朝野門社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無以方其茂績
 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子彥勇烈絕倫紹遠樂聲特
 妙熾乃早稱英俊覽乃獨擅雄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
 旅俱司禮閣鍾鼎不墜且公且侯晟體資英武兼包奇

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絕鳴
 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世
 祿不亦宜乎肥結髮內侍雄武自立軍鋒所指罔不棄
 散關張萬人敵未足多也翰有父風不殞先構臨喪加
 禮抑有由哉

迴人

册將

泰空

西

北史卷二十三終

北史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于栗磾

孫勁仲文

六世孫謹寔弟翼

謹子寔翼子璽

寔子顓翼弟義

義子宣道宣敏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脩理大悅卽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

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
登山見熊將數子顧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
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
獲帝顧而謝之後爲河內鎮將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
北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書曰
黑稍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閔元因之授栗磾黑稍將
軍栗磾好持黑稍裕望而異之故有其號遷豫州刺史
進爵新安侯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爲邊界栗磾勞來安
集甚得百姓心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
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

旣濟帝深歎美之太武之征赫連昌敕栗磾與宋兵將
軍周幾襲陝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爲公累遷外都大官
平刑折獄甚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磾自少總戎迄於白
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
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
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
洛拔恒畏避屏退不敢逾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爲侍中
尚書令百寮憚之卒官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
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于
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獻李冲等各

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救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百僚烈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

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李冲璽書述敘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一宗無所染豫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不惡然盡忠猛法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都必卽斬其五三元首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

年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帝與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爲託帝崩於行宮彭城王勰祕諱而返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守無變宣武卽位寵任如前咸陽王禧爲宰輔權重當時會

遣家僮傳言於烈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
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
厲色答曰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
所由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
禧惡烈剛直出之爲恒州刺史烈不願蕃授謂彭城王
勰曰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而過老夫乃至於此遂
以疾辭宣武以禧等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
祭三公致齋於廟帝夜召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
及明烈至詔曰諸父慢怠今欲使卿以兵召之卿其行
乎烈曰老臣歷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

敢辭乃將直閣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
王勰北海王詳衛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
領軍進爵爲侯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
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
知其計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
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狂不足爲慮願
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以爲慰車駕還宮禧已逃詔
烈追執之順后旣立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
舉哀於朝堂給東園第一祕器贈太尉封鉅鹿郡公子
祚襲祚弟忠字思賢本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

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爲領軍計必無所慮帝遣忠馳觀之烈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爲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旣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爲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旣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

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爲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帝以忠爲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爲西道大使刺史鎮將賊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賊罪二百餘條論以大辟除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衛尉卿河南邑中正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

高肇忌其爲人乃言於宣武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乃出忠爲定州刺史旣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怕州大中正密遣使詣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劔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怕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劔杖相錫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怕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及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卽位忠與門下議以帝冲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人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卽敕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爲侍中忠卽殿中收顯殺之忠旣居門下又總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孝文以用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旣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匹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

雍憚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已賞太尉雍清河王憚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

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爲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爲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爲冀州刺史太傅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熙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寃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衛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忠歷任禁

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別所嚴兵守衛忠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毀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裴郭爲崇自知必死先表養亡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爲子乞以爲嫡靈太后許之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案諡法剛強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諡武醜公太常卿元脩義議忠

盡心奉上翦除凶逆依諡法除僞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諡武敬公二卿不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已唯與直閣將軍章初環千牛備身楊保元爲斷金之交李世哲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環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引爲腹心忠擅權昧進爲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弟景字百年忠薨後爲武衛將軍謀廢元又黜爲懷荒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別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風歷朔華并怕四州刺

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

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于宣武納其女爲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武郡君後爲征北將軍走州刺史卒贈司空諡曰恭莊公自粟碑至勁累世責盛一皇后四贈公三傾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北史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崔逞

子願孫彘

玄孫間

休五世孫陵

王憲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會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召氏爲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暉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暉滅苻堅以爲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

太守爲翟遼所虜以爲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爲秘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逞攜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錄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道武攻中山未剋六軍之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鴉食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旣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典侵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書云賢兄武步中原道武以爲悖君

臣之體敕逞與張袞爲遵書答使亦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袞爲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袞遂賜逞死後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毅祿嚴頤初逞之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爲譴

頤字太沖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謹爲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地邪乃以頤爲冀州刺史入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

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
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始崔浩與頤及滎陽太
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
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
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
處跪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挑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
兒也浩小名挑簡頤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
二家獲免頤五子少子叡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
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
彧字文若頤兄禕之孫也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

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
知名早卒彧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
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卽愈後
位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之廣教門生令多
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彧
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大中大夫司徒長史
景哲子罔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
仕魏爲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爲尚藥典御歷高陽太守
太子家令武平中爲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從幸晉陽
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

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
 佗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固性廉謹恭儉
 自脩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誠其二子曰
 夫恭儉福之興傲侈禍之機乘福興者浸以康休蹈禍
 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誠歟吾沒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
 棺足周屍瘞不泄露而已及卒長子脩遵父命景哲弟
 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休字惠盛曾祖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祖靈和宋員
 外散騎侍郎父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
 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

王凝欽其人望為長子娉休姊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
 文納休妹為嬪頻遷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
 旅之隙手不釋卷禮遇亞于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
 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詔以
 北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
 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
 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
 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
 弟黃又亡固求出為勃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
 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內安之時

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千餘人所在多不見容
 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入為吏部郎
 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
 宴以與諸王交游免官後為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
 得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懷其德澤
 入為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
 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
 也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
 及為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領軍元義
 庶長子舒挾持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

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 房
 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父子
 者非之子悛

悛字長儒狀貌偉麗善於容止少知名為魏宣武挽郎
 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
 傑之起爭召悛兄弟悛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三百騎
 劫取之以為師友齊神武至信都以為開府諮議參軍
 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
 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悛作色而前曰若其賢
 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

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爲孝武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悛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齊文襄以石愷爲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悛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悛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反遇赦出復爲黃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悛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修起居注

或曰魏收可悛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爲之又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反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蹇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悛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祕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悛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適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謹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

刻畫馨欬爲洪鍾響胃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凌以籍地自矜常與蕭祇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
少遐晚謂凌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凌亦無言直
曰尔每謂盧元明日天下盛門唯我與尔博崔趙李何
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葬後凌又竊言黃領小兒
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啓文襄絕凌朝謁
凌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領兒何足拜也於是鑱凌
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凌
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邢出告凌子瞻曰尊
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贍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

元康爲言於文襄曰崔凌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
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凌若在邊或
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
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常讀崔琰傳追恨魏武
不弘凌若在所作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
則奈何元康曰凌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寬濟猛特
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凌勳舊召
捨之凌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
卿以爲黃領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齊天保初除侍
中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別封新豐縣男回授

第九弟子約悛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爲當時所稱婁太后爲博陵王納悛妹爲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悛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爲東兗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爲馮氏厭盡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受納狼籍爲御史劾與悛俱召詔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競尋別詔斬馮氏於都市支解爲九段悛以疾卒獄中悛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誥表檄多悛所爲然性侈耽財色於諸弟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素與魏收不協收後

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悛子瞻

瞻字彥通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初潁川荀濟自江南入洛瞻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雋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瞻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辟爲開府西閣祭酒博陵崔暹爲中尉啓除侍御史以父與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晞俱爲諸子賓友仍爲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祕未發喪文宣

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悛俱侍宴爲詩詔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悛曰陵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爲崔瞻父子楊愔欲引瞻爲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問其文藻優劣思道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其日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與趙郡李粲爲莫逆之友粲將東還瞻遺之

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瞻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竟不堪敷奏孝昭踐阼皇太子就傅受業除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遊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瞻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皆歸委焉太子納如斛律氏敕瞻與鴻臚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主司以爲後式時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爲一議朝士莫不雷同瞻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瞻議若須贊其所長

若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贍居聖朝顯職尚不免見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贍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遽竟無一言大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爲中惡此碑乃贍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贍經熱病面多癩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溫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還襲爵武城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偏急以贍舉措舒緩曹務煩劇附驛奏聞因見代遂免歸天統末加驃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諡曰文贍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贍食便往造焉贍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觀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筋恣情飲噉贍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籍者爲潦倒而

不傾耳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籍者爲潦倒而

贍終不改焉常見選曹以劉逖爲縣令謂之曰官長正應子琮輩乃復屈名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敗焉有集二十卷悛弟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爲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沒乍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爲君爲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悛爲侍中仲文爲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嘗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爲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儵

儵字歧叔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爲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儵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其師之思道與儵嘗酒後相調儵曰偃邈無聞思道譏儵云高曾官薄齊亡歸鄉仕郡爲功曹補主簿隋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

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幸重
儻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娉禮甚厚親迎之始公
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儻敝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
儻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坐後數日
儻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
追停儻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
師子世濟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仕魏爲潁州刺史
以貪汙爲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死於宅臨刑賦詩五
絕與諸弟訣別不及其兄悽以其不甚營救也子彥武
有識用隋開皇初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

爲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爲青州刺史放盜魁令出
其黨遂以爲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
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
身罪驟爲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
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子
岳彈糾失官性兼使氣後自脩改閉門讀書當時稱爲
博洽後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爲陽斐副恥居斐下自
負才地呼斐爲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
僕武德郡守子侃弟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髮挂
木而死子珪子植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聿弟子約五

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卽倒禪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雋異潛觀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曰武定中爲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夕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爲二天人也乾明中爲考功郎病且卒謂瞻曰自諸兒歿而門業頽替居家大唯吾與爾命之脩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饒矣休弟夤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愍字長謙幼聰敏濟州刺史

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子悛爲長謙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爲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休誠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誠諸子奉焉長謙與休第二子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王延業俱爲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爲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曆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開解晚頗以酒爲損遷司徒諮議脩起居注加金紫光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梁將行謂人曰我尼在吳國

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未入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
州刺史逞兄適

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爲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
二郡太守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
譽延壽子隆宗間率友悌居喪以孝聞位蘭陵燕二郡
太守仁信待物於慎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
諡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
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子昇武安
中連元瑾事伏法逞宗人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
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爲滎陽太守神麈中平滑臺

歸降後賜爵武城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爲崔浩
輕侮而不爲浩屈與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
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
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規贖歸之其母張曰汝父
志懷無決必不能來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
指謂行人曰何忍捨此輩致爲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
名位不減我乃授以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麈中被執
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
爲閹人初真君末模兄協子衰利爲宋魯郡太守以郡
降賜爵臨淄子拜廣寧太守卒衰利二子懷順次恩仍

居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
袁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
稱王家子孫因以爲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
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
以永爲丞相永爲慕容永所殺憲匿於清河人家皇始
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爲本
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卽位遷廷尉卿出爲
上谷太守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
大官復移中都歷任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爲

并州刺史又進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年老
特賜錦繡布帛珍羞醴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諡曰康
子崇襲崇弟嶷字道長孝文初爲南部尚書在任十四
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嶷性儒緩不斷終日昏睡李
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
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後封華山公入爲內都大官卒子祖念襲爵祖念弟雲
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交州刺史坐受所部荆山戍主
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糾劾會赦免卒
官贈豫州刺史諡文昭長子昕

昕字元景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壘舉手極上爲率與太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悅辟爲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却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親起輿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

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引滿酣暢昕先起臥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傲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黃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書右外兵郎中出爲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守于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人隱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邵俱爲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

執我邵乃免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雋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今以王元景等爲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武帝或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卽正冠而斂容焉昕體素甚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素以爲人之師表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梁魏收爲副並爲朝廷所重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收在江東大將商人市易並坐禁止齊文襄營救之累遷祕書監昕雅好清言詞無淺俗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邢邵後見文襄說此言以爲笑樂昕

聞之詣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爲良二千石齊文宣踐阼拜七兵尚書以參議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文宣以昕疏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戶惡人身又有讒之者云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絕帝愈怒乃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無勳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龍文之劔仍啓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誠宜清

心勵已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
任情威福在已能使直而爲枉曲反成絃害政損公名
義安在僞賞賓郎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儉楚
曲盡風制推此爲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
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爲百姓所任運窮通不
改其操未幾徵還奉敕送肅莊於梁爲主除銀青光祿
大夫判祠部尚書帝怒臨漳令嵇曄及舍人李文師以
曄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
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奴何言無也子默遂以
昕言啓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紂楊愔徵爲解之

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
朝臣酣飲昕稱疾不至帝遣騎執之見其方搖膝吟詠
遂斬於御前投屍漳水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
二十卷子顓嗣卒於燕郡太守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
風訓生九子皆風流醞籍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曄昭晞
晧最知名曄字元旭少與昕齊名兼多術藝卒於中書
舍人贈兗州刺史昭字仲亮少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
許性敦篤以兄弟知名卒於考功郎中

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
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

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情性麗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啓暉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願養母竟不受署母終後仍屬遷鄴遨遊鞏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為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獒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獒吾豈願其必獒但理契無疑

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獒亦可疑其是獒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獒而營護雖非獒亦無損疑其非獒而不療儻是獒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死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颺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為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齊神武訪朝廷子弟忠孝謹密者令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瞻頓丘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為大將軍握晞等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

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弟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苟使回邪致相誑謔臯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參軍帶常山王演友齊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常山王數諫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鞭鉗配甲方居三年王又固諫爭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王疾謂曰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抱晞曰吾氣息惛然

心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爲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晞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約絕主上顯顯賴殿下扶翼王深納焉常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切諫王曰今朝廷乃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

自覺刀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乞且將順日慎一日王歔歔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晞曰吾長夜九思今便息意便命火對晞焚之後王承閒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禁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臥得解爾後褻黷之好遍於宗戚所往留連俚晝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享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

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佗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得保靈長不王默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王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答帝臨發敕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謂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君側雖獲暫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地位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

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奏趙郡王叡爲左
長史晞爲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語以晞儒緩恐不
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諸貴每見煎迫言
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以正法繩之晞曰
朝廷比者疎遠親戚寧思骨血之重殿下倉卒所行非
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下相疑何由可久
且天道不恒虧盈迭至神機變化盼響斯集雖執謙挹
批糠神器便是違上玄之意墜先人之基王曰卿何敢
須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天時人事同無
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披肝膽抑亦神

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敢私議幸勿多
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晞以司馬領吏
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
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伏隸
願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
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內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
何因都無所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
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謠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戰弟旣發
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相
日敦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元年八月昭帝踐阼

九月除晞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爲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卽徑進也因敕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入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敕未許每令晞就東堂監視太子

冠服導引趨拜尋拜爲太子太傅晞以局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旣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敕問比何所聞晞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鑿駕巡狩爲復何爾若輕有征戰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齊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楊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臯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

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
改之帝欲以晞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
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
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追無
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
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段可謂
武有餘文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黃門就宅
宣旨皇后相聞晞妻晞令妻答妻終不言晞以手撩曾
而退帝聞之笑孝昭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
成本忿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訶叱而雅步

晏然歷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
三司監脩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
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爲累
良辰美景嘯詠邀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
方外司馬指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
有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閣祭酒盧思道謂
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
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
鳥而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迫
懼有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會不一廢每不肯疾去行侶

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赦磨奴刑
爲宦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
刑者由浩也後爲中曹監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
州刺史贈勃海公諡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暉太尉奕之後也父鑒初
磨奴旣以回爲後請於獻文贈鑒寧遠將軍滄水太守
回襲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山人愿朴
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
時爲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賑恤
免其兵調州內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

榮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爲安州
刺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
爲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
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
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
奏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崔氏姦通時人稱之
後爲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司空
公諡曰孝宣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小名皮寬和有度量延昌中道人法慶作
亂冀州自號大乘衆五萬人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

大都督元遙討之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累遷河內太守未到郡屬介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父遇害常懷報雪因持節東歸國爲義舉遂與高乾等夜襲冀州克之乃推爲刺史及齊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遣子子繪隨高乾奉迎於滏口中興初拜吏部尚書韓陵之役留隆之鎮鄴城未幾徵爲侍中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介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爲人臣親行殺逆豈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以參議麟趾閣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爲斛斯椿

等所構逃歸鄉里齊神武召赴晉陽魏孝靜立除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元象初除冀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陰招冀州豪望爲內應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隆之首參神武經略奇謀皆密以啓聞手書削藁罕知於外卒於齊州刺史贈司徒神武以追榮未盡復啓贈太保諡宣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交津追憶隆之顧冀州行事司馬子如言其德美爲之流涕令以太牢就祭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每臨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

物情如此子子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祕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千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別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脩開旬日而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祕未發喪文襄以子繪爲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勳臣官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爲都官尚書高歸彥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敗平敕子繪權行州事徵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卒諡曰簡子

寶蓋襲子繪弟子繡位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子繡城陷送揚州齊亡後逃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兄女壻司空婁定遠爲瀛州刺史子繡爲勃海太守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集衆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釋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脩恬素清靜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譽卒以隆之佐命加贈殿中尚書離州刺史諡曰文子孝琬字士蒨七歲而孤爲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啓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

子少師邢邵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脩飭學尚有風儀位祕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遙授中書侍郎還坐受魏收囑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與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爲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

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別行戲語時孝琰女爲范陽王妃爲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士開死後爲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爲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談戲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佞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爲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爲沙門統後主意不

許但太后欲之遂得居任然後主常憾焉因僧尼佗事
訴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於極
法其家珍異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左丞仍奏門下事性
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
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子君確君靜
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確等二
人皆坐死與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琰城
子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
棄州北走以隆之故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諡文恭子纂嗣鑒長子琳字彥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

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稱之歷位大尉長史
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祿大夫琳弟子肅
肅字元邕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
兵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勣勣從兄鴻尤相親
善所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懿從兄子愷字思悌
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黃門侍
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
事死愷妻盧玄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
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
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位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爲賢言者慙退以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勃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中以兄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除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

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脩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非毀三代變更先

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邵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忠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爲國進

賢亦爲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旣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脩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

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錄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爲關西行臺引爲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與南平王固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翼弟述

述字君義有幹用天平中爲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爲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刪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河三年敕與錄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久爲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爲時人所

稱而厚積財產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絕於極濟朝野物論甚鄙之外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趣頗致嗤駭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駟乃嫌脚踏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恠嗇所及每致紛紜子元蒞位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闕涉經史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太守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皇中卒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俱以爲災休
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
公之才猶且爲累況未足諭其高下能無及乎贍詞韻
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
景昆季履道標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隆之勤勞
霸業子繪寔隆堂構可謂載德者矣君義聚斂嗇悞無
乃鄙哉

北史卷二十四終

北史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古弼

張黎

劉潔

立堆

娥清

伊敔

乙瓌

周幾

豆代田

車伊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千

宿石

萬安國

周觀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薛彪子

子琬

尉元

慕容白曜

和其奴

苟頽

宇文福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爲獵郎門下奏事以敏
正稱明元嘉其真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
輔佐才也令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太
武卽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位侍中吏部
尚書典南部奏事後征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軍至
弘乃隨之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
弼部將高苟子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弘得東奔
太武大怒黜爲廣夏門卒尋復爲侍中與尚書李順使
涼州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有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
順咸言涼州之水草不宜行帝不從旣剋姑臧微嫌之

以其有將略弗之責宋將裴方明剋仇池立楊玄庶子
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未幾諸氏
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攻解其圍文德走漢川時
東道將皮豹子間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曰若其
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
勞百勝之策也豹子乃止太武聞之曰弼言長策也制
有南秦弼謀多矣景穆總攝萬機徵爲東宮四輔與宜
都王穆壽並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
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
及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

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
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摔樹頭掣下牀以
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
放碁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
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爲臣逞志於君前
者非無罪也乃請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
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
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
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
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

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
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
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
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
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
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
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疋鹿
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
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
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

菽布野豬鹿竊食烏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
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
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
少子文德以黃金三十斤賂弼弼受金留文德而遇之
無禮文德亡入宋太武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太
武崩吳王立以弼爲司徒文成卽位與張黎並坐議不
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寃
之

張黎鴈門平原人也善書計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
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

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常與焉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
北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
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太武征涼州蠕蠕吳提
乘虛入寇黎與司空長孫道生拒擊走之景穆初總百
揆黎與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賜浩黎
布帛各千疋以褒舊勳吳王余立以黎爲太尉後文成
卽位與古弼俱誅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昭成時慕容氏獻女潔祖父生爲
公主家臣乃隨入魏賜以妻妾生子堤位樂陵太守封
信都男卒潔襲堤爵數從征討進爵會稽公後與永安

侯魏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爲其所執送赫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明元寢疾，太武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太武卽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爲鉅鹿公，車駕西伐，潔爲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距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以日辰不協，擊鼓却陣。故董來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潔久在樞密，恃寵自專，帝心稍不平。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從其議，帝決行。乃從崔浩議，旣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

而潔恨其計不用，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諸將不至。時虜衆大亂，景穆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六日。諸將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漢中，糧盡，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帝棄軍，輕還。帝不從。潔以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帝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在諸將，豈在於浩？」又潔矯事，遂發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太武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卽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不嵩對曰：「有姓而無名，窮驗款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秋隣及嵩等皆夷。

三族死者百餘人潔旣居勢要內外憚之側目而視籍其家財產鉅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初以忠謹入侍明元卽位拾遺左右稍遷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爲右弼及卽位賜爵臨淮公位太僕與宗正娥清略地關右而宜城王奚斤表留堆合軍與赫連昌相拒斤進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爲定禽堆聞而棄甲走長安帝大怒遣西平公安頡斬堆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略累著戰功稍遷給事黃門侍郎明元南巡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度河略地至湖陸以功賜爵須昌侯與幾等遂鎮枋頭太武初乃還京師進爲東平公後從平統萬遂與奚斤討赫連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往斤不從遂與斤俱爲定禽剋平涼乃得還後與古弼等東討馮弘以不急戰弘奔高麗檻車徵黜爲門卒而卒於家子延賜爵南平公

伊馘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鹿初擢爲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太武將討涼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羣臣出後馘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爲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剋涼州大會

於姑臧帝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
奇敵弓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敵智力如此
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亦不
讀書而致公輔帝欲以敵爲尚書封郡公敵以尚書務
殷公爵至重辭之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
之遂拜祕書監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爲政舉
大綱而已不爲苛碎大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
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薨子蘭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
益生驍勇有膽氣累有戰功遂爲名將以勳賜爵平城
子爲西道都督歿贈雍州刺史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太武時瓌父匹知遣瓌入
貢帝留之瓌善騎射手格猛獸尚太武女上谷公主除
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都督前鋒諸軍事勇
冠三軍後進爵爲王又爲西道都將薨年二十九贈太
尉公諡曰恭子乾歸襲爵乾歸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
兵法尚景穆女安樂公主除附馬都尉侍中獻文初爲
秦州刺史有惠政孝文卽位爲中道都將卒諡曰康子
海字懷仁位散騎侍郎卒諡曰孝海子瑗字雅珍尚孝
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累遷西交州刺史天平元
年舉兵應樊子鵠戰敗死

周幾代人也少以善射為獵郎明元即位為左部尚書以軍功封交趾侯太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每至言論形于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葬京師諡曰拒子步襲爵

北史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四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宋隱

從子情

弟子世良

情孫弁

世執

弁孫斂道

翻弟世景

許彥

五世孫惇

刁靡

子遵

曾孫冲

辛紹先

韋閔

孫子粲

杜銓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奭祖活父恭世仕慕容氏位並通顯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入焉隱

性至孝專精好學仕慕容垂位本州別駕道武平中山
拜隱尚書吏部郎積遷行臺右丞領選以老病乞骸骨
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乃棄妻子匿於長樂
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經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悌
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
臺閣恐汝不能富貴徒延門戶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
父也使鬼有知吾不歸食矣隱弟宣字道茂與范陽盧
玄勃海高允博陵崔建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後
拜侍郎行司徒校尉卒諡曰簡侯宣子謨字乾仁襲爵
卒於遼西太守子鸞襲爵位東莞太守鸞弟瓊字普賢

以孝稱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
人異之卒於家愔歷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
爵列人子卒於廣平太守長子顯襲爵顯無子養弟子
弁爲後

弁字義和父叔珍娶趙郡李敷妹因敷事而死弁至京
師見尚書李冲因言論移日冲異之退曰此人一日千
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
爲秘書丞請爲著作佐郎遷尚書殿中郎中孝文曾因
朝會次歷訪政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
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

弁和獻王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齊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孝文曾論江左事問弁在南興亡之數弁以爲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旣以逾取不能順守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鞞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帝不許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

參鈐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而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帝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爲政且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孝文北都之選李冲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恨冲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爲人所嗾及冲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弁大相嗟慨密圖申

復孝文在汝南不豫大漸旬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惟弁與司徒司馬張海歔歔流涕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縮攝二曹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冲帝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年三十八贈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

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旣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長子維字伯緒襲父爵爲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子薦爲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政委任元又恃寵僑盈懌每以公理裁斷又甚忿恨思害懌遂與維作計以富貴許之維見又寵勢日隆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逆立懌懌被錄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

守之維應反坐又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
爲燕州昌平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
而浮薄無行憚尊親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憚眷賞而無
狀構間天下士人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又殺憚專斷
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憚徵維爲散騎侍郎紀爲太學
博士領侍御史又甚昵之維超遷通直常侍又除洛州
刺史紀超遷尚書郎紀字仲烈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
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世景以爲不爾至是
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
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
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靈太后反政以又黨除名
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子春卿
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嗣欽仁武定未爲太尉祭酒紀
明帝末爲北道行臺卒晉陽子欽道

欽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
府佐吏使人問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莅處稱爲嚴整
尋徵爲黃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吏事時鄭子默
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
凡有疑事必詢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敢
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仍帶黃門侍郎乾明初遷侍

中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并族弟穎字文賢位魏郡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以爲涼州刺史穎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君泫然涕流穎旦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穎族弟鴻貴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荊州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疏凡不達見令律有梟首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并族弟翻

翻字飛鳥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墻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旣免入訴於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河南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卒官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孝武初重贈驃騎大

北史卷二十六 列傳 六
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諡曰貞烈翻弟
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卒於大中大夫子世良

世良字元友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兗州
屢有戰功行臺臨淮王或與語奇之魏朝以介朱榮有
不臣跡帝將圖之密令或將兵赴洛或在梁郡稱疾假
世良都督令還南兗發兵以聽期世良請簡見兵三千
騎五日必到洛陽并陳三策或皆不能從尋爲殿中侍
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
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河內太守田估贓貨
百萬世良檢按之未竟遇赦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

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
下也其後遷殿中世良奏殿中主齊會之事請改付餘
曹帝曰卿意不欲親庖厨邪宜付右兵以爲永式河州
刺史梁景叡枹罕羌首恃遠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
疾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常爲送表世良並奏
科其罪帝嘉之謂長孫永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
重也後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
幾聲問甚高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
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
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

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爲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唯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後卒於東郡太守贈信州刺史世良強學好屬文撰字略五篇宋氏別錄十卷子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多所

世述至齊亡不徙職遂不入仕隋大業初卒於家世良弟世軌

世軌幼自脩整好法律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并州長史執獄寬平多所全濟爲都官郎中有囚事枉將送垂致法世軌遣騎追止之切奏其狀遂免稍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昂爲廷尉以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唯殺魁首餘從坐悉舍焉大理正蘇珍之以平幹知名寺中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南臺囚到廷

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文宣引見二人親敕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敕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卒廷尉御史諸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贈光州刺史諡曰平無子世良以第五子朝基嗣

翻弟世景

世景少自脩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誦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再遷彭城

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孝文甚嘉異之兼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曰宋世景精微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游肇常以委之世景旣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七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不虞懷大相委重還薦之宣武以爲不減李冲帝曰朕亦聞之後爲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制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

而世景下車召而誡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聽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鷄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設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曾撰晉書竟未得就遺腹子季儒位太學博士曾至譙宋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而殞時人悼傷惜之道璵少而敏俊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

愉法曹行參軍坐愉反得罪作詩及挽歌詞寄之朋親以見寃痛道璵又曾贈著作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壁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旣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道璵從孫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矧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象末預尉迴事誅死許彥字道謨高陽新城人也祖茂仕慕容氏高陽太守彥少孤貧好讀書從沙門法叡受易太武徵令卜筮頻

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
帝以此益親待之賜爵武昌公拜相州刺史在州受納
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卒
諡宣公子熙襲熙卒子安仁襲安仁卒子元康襲降爵
爲侯熙弟宗之歷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封潁川公受
敕討丁零旣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
毀謗宗之宗之怒毆殺超超家人告狀宗之上超謗訕
朝政文成聞之曰此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
於都市元康弟護州主簿子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
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位司徒

諮議參軍脩起居注拜大中大夫卒贈吏部尚書冀州
刺史恂弟惇

惇字季良清識敏速達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
知時人號爲入鐵主簿稍遷陽平太守時遷都於鄴陽
平爲畿郡軍國責辨賦斂無準又勳貴屬請朝夕徵求
惇並御之以道咸以無怨政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
形於闕詔頒天下歷魏尹齊梁二州刺史政並有治聲
遷大司農會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惇常督軍無
乏絕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惇美鬚下垂
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齊文宣嘗因酒酣提惇鬚稱美以

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人又號齊鬚公歷御史中丞膠州刺史司農大理二卿再爲度支尚書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特進賜爵萬年縣子食邑下邳郡幹惇年老致仕於家三年卒惇少純直晚更浮動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乾明中邢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雖久處朝行歷官清顯與邢邵魏收陽休之崔劼徐之才比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詩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惇不好劇談又無學術或坐杜口或隱几而睡不爲

勝流所重子文紀武平末度支郎中文紀弟文經勤學方雅身無擇行口無戲言武平末殿中侍御史隋開元初侍御史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主爵侍郎卒於相州長史惇兄遜字仲讓有幹局乾明中平原太守卒贈信州刺史遜子文高司徒掾

刁靡字淑和勃海饒安人也曾祖協從晉元帝度江居京口位尚書令父暢晉右衛將軍初晉相劉裕微時負杜錢一萬違時不還暢兄達執而徵焉及誅桓玄以嫌先誅刁氏靡與暢故吏遂奔姚興爲太子中庶子及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魏請於南境自効明元假靡建

北史卷二十六
威將軍龐遂於河濟間招集流散傳檄邊境龐弟彌時亦率衆入京口親共討裕裕頻遣兵破之明元南幸鄴龐朝於行宮明元問曰縛劉裕者於卿親疎龐曰伯父帝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於是假龐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義軍又詔龐令隨機立効龐於是招集譙梁彭沛人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遷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伯後除薄骨律鎮將龐以西土乏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艱阻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

造船水運又以所縮邊表常懼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卽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功焉皇興中龐與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龐几杖劔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龐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論頌并諸雜文百有餘篇又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一十餘篇以訓子孫太和八年卒年九十五諡曰簡子遵遵字奉國襲爵遵少不拘小節長更脩改太和中例降爲侯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諡曰惠侯子楷早卒楷子冲

北史卷二十六 列傳 十三
冲字文朗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脩鄭說陰陽圖緯筭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义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唯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

有數百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強禦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冲曾祖靡作行孝論以誠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至秦以後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遽陳裹尸俛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歛以時服轎車且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靡遺旨河南尹丞張

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沖叔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神麈末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明帝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詰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諡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子欽字志儒早亡楷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太和十五年爲奉朝請孝文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累遷黃門郎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都督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遂逢本鄉賊亂奉母客於齊州旣而母卒母卽高允之女崔光崔亮皆經允接待是以涼燠之際光等每致拜焉天平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諡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爲議者所貶子柔

柔字子溫少好學留心儀禮性强記至於氏族內外皆所諳悉居母喪以孝聞初爲魏宣武挽郎解巾司空行參軍齊天保初累遷國子博士中書令魏收撰魏史啓柔等同其事柔性專固自是所聞收常嫌憚又參議律令時議者以爲五等爵邑承襲無嫡子立嫡孫無嫡孫

立嫡子弟無嫡子弟立嫡孫弟柔以爲無嫡孫應立嫡
曾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案禮立嫡以長故謂長子爲
嫡子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
嫡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
繼祖與禰也禮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我未之前聞也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
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
孫腓而立其弟衍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子非也
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弟衍殷禮也子游
問諸孔子孔子曰不立孫注商以嫡子死立嫡子之母

弟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故春秋公羊之義
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
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
母後者三年爲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
太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孫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
弟者則爲父後矣嫡子母弟本非承嫡以無嫡故得爲
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
祖後者服斬旣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未之聞也
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舍嫡子而立嫡孫若從周
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

焉小記云嫡婦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嫡及將所傳重者非嫡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言死無子者謂絕世無子非謂無嫡子如其子焉得云無後夫雖廢疾無子婦猶以嫡爲名嫡名旣在而欲廢其子者如禮何有損益革代相浴必謂宗嫡可得而變者則爲後服斬亦宜有因而改七年卒柔在史館未久勒成之際志在偏黨魏書中與其內外通親者並虛美過實爲時論所譏整弟宣字季達以功封高城縣侯歷位都官尚書衛大將軍滄州

刺史卒贈太尉公諡曰武刁氏世有榮貴而門風不甚脩潔爲時所鄙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藪晉齊郡太守藪因晉亂居青州之安樂至雙始歸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爲中山王英所知賞位西河太守爲政清簡吏人安悅及中山王熙起兵誅元乂事敗熙弟略投命於雙雙藏護周年時購略甚切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過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爲慮略復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反政知略因雙獲濟徵拜光祿大夫時略姊饒安主刁宣妻也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革祖

暉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明帝末際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卽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禽獲於是州境清肅孝莊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成鄉男孝武初遷驍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也五世祖怡晉幽州刺史父深仕西涼爲驍騎將軍及涼後主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深以所乘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

土涼州平紹先內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昭等甚相友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皂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魏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爲下邳太守爲政不甚皦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人爲產禦賊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徑屯呂梁卒於郡贈并州刺史晉陽侯謚曰惠子鳳達耽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

再遷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卽祥妻之妹也及禧構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別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梁遣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固守梁又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祥出其不意襲之賊大崩禽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恥勳出其下間之執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除祥安定王燮征

虜府長史仍爲別將與討胡使薛和滅之卒贈南青州刺史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爲時所重稍遷司空高陽王雍田曹參軍少雍清正不憚強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絕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爲舉首卒於給事中少雍妻王氏有德義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子元桓武定中儀同府司馬元桓弟士遜太師開

府功曹參軍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歷東荊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人之志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澇人饑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救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除平原相徵爲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贈後將軍幽州刺史子子馥字元穎早有學行累遷平原相父子並爲此郡吏人懷安之元顥入洛子馥不從

莊帝反政封三門縣男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馬白山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賊盜子馥受使檢覆因辯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上表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從之後卒於清河太守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爲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冠族祖楷晉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達慕容垂大長秋卿閬少有器望遇慕容氏政亂避地薊城太武初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郡子範試守華山郡賜爵高平男卒範子儁

字穎超早有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廉讓爲州
里所稱太和中襲爵歷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于忠
矯擅威刑儁與左僕射郭祚昏嫁故亦同時遇害臨終
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爲
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
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洛州刺史諡曰貞子子
粲

子粲字暉茂齊王蕭寶夤爲雍州刺史引爲府主簿轉
錄事參軍及寶夤反子粲與弟子爽執志不從相率逃
免雍州平賜爵長安子普泰中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帝

入關子粲歷行臺左丞南汾州刺史少弟道諧爲
都督元象中齊神武命將出討子粲及道諧俱被獲送
於晉陽子粲累遷南兖州刺史齊天保初封西楚縣男
後卒於豫州刺史諡曰忠子粲兄弟十三人並有孝行
居父喪毀瘠過禮旣葬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弟榮亮最
知名榮亮字子昱博學有文才德行仁孝爲時所重歷
諫議大夫衛大將軍卒贈河州刺史子綱字世紀有操
行才學見稱領袖本州調爲中正開皇中位趙州長史
有子文宗文闕並知名聞從叔道福父罷爲苻堅丞相
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仕堅爲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

仕宋爲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仕宋位盱眙南沛二郡
大守領鎮北府錄事參軍與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擁州
內附賜爵高密侯因家彭城卒贈兗州刺史諡曰簡子
欣宗以歸國勳別賜爵杜縣侯歷位大中大夫行幽州
事卒贈南兗州刺史諡曰簡閔從子崇字洪基父肅字
道壽隨劉義真度江位豫州刺史崇年十歲父卒母鄭
氏攜以入魏因寓居河洛少爲舅兗州刺史鄭羲所器
賞位司徒從事中郎孝文納其女爲充華嬪除南潁川
太守不好發擿細事恒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人感
之郡中大安帝聞而嘉賞賜帛二百匹遷洛以崇爲司

州中正尋除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爲河南邑中
正崇頰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爲鄉郡大守更滿應代
吏人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後卒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
給事中步兵校尉稍遷前後將軍太中大夫卒猷之弟
休之貞和自守未嘗言行忤物歷位給事中河南邑中
正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卒子道建道儒閭族弟珍字靈
智孝文賜名焉父子尚字文叔位樂安王良安西府從
事中郎卒贈雍州刺史珍少有志操歷位尚書南部郎
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爲東荆
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至桐柏山窮淮源

宣揚恩澤莫不懷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俚恒用人祭之
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卽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
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自此而改凡所招
降七萬餘戶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賜爵霸城子後
以軍功進爵爲侯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所在有聲
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驂騮二匹帛五十匹穀三
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
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尋轉
荊州刺史與尚書盧陽烏征赭陽爲齊將垣歷生蔡道
恭所敗免歸鄉里臨別謂陽烏曰主上聖明志吞吳會

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恐老夫復不得停耳
後車駕征鄧沔復起珍爲中軍大將軍彭城王總長史
鄧沔旣平試守魯陽郡孝文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
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清水帝曰朕頃戎車再駕卿恒翼
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引卿同行但三鷗嶮要非卿無
以守也因敕還及孝文崩於行宮祕匿而還至珍郡始
發大諱還除中散大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
卒贈本將軍青州刺史諡曰懿長子績字遵彥年十三
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辯爲博士李彪所稱再遷侍御中
散孝文每與德學沙門談論往復績掌綴錄無所遺漏

頗見知賞累遷長兼尚書左丞壽春內附尚書令王肅
出鎮揚州請續行爲州長史加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
肅薨敕續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爲州復啓續爲長史
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
復續坐免官卒續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
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酋
田益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爲寇掠自彧至州
魯生等咸戕啓脩敬不復爲害彧以蠻俗不識禮儀乃
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
習武焉州境清肅罷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爲

長史尋以本官兼尚書爲幽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男
卒贈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文子彪襲孝莊末爲藍
田太守因仕關西彪弟融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
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瑾女疑其妻與章
武王景哲姦通乃刺殺之懼亦自殺弟肱字遵顯少有
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肱以家粟造粥以飼
飢人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稍遷右軍將軍爲荆郢
和糶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啓稱肱父珍往任荆州恩
洽夷夏乞肱充南道別將領荆州驍勇共爲腹背詔從
之未幾行南荆州事遷東徐州刺史梁遣其郢州刺史

田麤悖率衆來寇肅於右羊岡破斬之以功封杜縣子
卒於侍中雍州刺史諡曰宣長子鴻字道行頗有幹用
累遷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胄苻
堅太尉長史父焜慕容垂祕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
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爲中書博士初密太
后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
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杜中長
老一人以爲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爲美中書博
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爲諸杜最密召

見銓器貌瓌雅太武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
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
如親超謂銓曰旣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
魏郡再遷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相州刺史魏縣
侯諡曰宣子振字季元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振子遇
字慶期位尚書起部郎竊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
卒於河東太守贈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諡曰惠銓族孫
景字宣明學通經史州府交辟不就景子裕字慶延雖
官非貴仕而文學相傳仕齊位止樂陵令齊亡退居教
授終于家子正玄字知禮少傳家業耽志經史隋開皇

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還期年重集素謂曹司曰秀才杜正玄至又試官人有奇器闕並立成文不加點素大

嗟之命吏部優敘曹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背曹官及見曰小王不盡其才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選府寮乃以正玄爲晉王府參軍後豫章王鎮揚州又爲豫章王記室卒正玄弟正藏字爲善亦好學善屬文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又無點竄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爲爲奏抑爲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爲景第授純州行參軍遷梁郡下邑縣正大業中與劉炫同以學業該通應詔被舉時正藏弟正儀貢充進士正倫爲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當世

嗟美之著作郎王劭奏追脩史司穀大夫薛道衡奏擬從事並以見任且放還九年從駕征遼爲夫餘道行軍長史還至涿郡卒正藏爲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爲當時所異又爲文軌二十卷論爲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寶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謂之杜家新書云

論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名宣愔並保退素咸見徵辟可謂德門者矣義和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不亡蓋其幸也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世良昆季雅有家風道謨卜筮以達季良累於學淺刁靡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有人爵堂構之義也幸韋不殞門風杜銓所在爲重正玄難兄難弟信爲美哉

北史卷二十六終

